後漢志書第五

禮儀中

劉昭注補

案戶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拜王公
大牓 桃印 黃郊 立秋
祠星 立冬 冬至
土牛 遣衛士 朝會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
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
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
次行雩禮求雨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
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

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苟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滅陰者尊獻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賤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俎腸諸巫者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兩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

興土龍

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能爲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蚊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着繒入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潔清辯口利辭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着衣先再拜乃跪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

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木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豭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豭豬聞皷聲皆燒豬毛取死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芧爲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以七玄酒具清酒植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赤大龍二長七丈居中又爲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豬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出入市家人祠中竈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餔五玄酒具清搏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池皆如前秋暴巫庶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桐求魚九玄酒具清酒搏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

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衣玄衣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難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

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周禮

曰翌舞師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曰翌赤草染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 反

拘朱索社伐朱鼓 漢舊儀

曰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于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人索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 **禱賽以少牢如禮** 漢舊儀曰武帝元封曰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不求雨古今注曰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

子臣某申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曰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與此異也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五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爲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敬哉寔惟秉國之均旁祗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愼與勤而戒之讀策書畢謁者稱臣

其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與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嚴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秉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爲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昜稱受茲介祉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

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嚞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之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低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照曜德冠後庭羣寮所咨人曰宜哉卜之蓍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紺以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矦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鼓黃

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

仲夏之月萬物乃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滌其禮以朱索連菓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爲節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葦有叢巨氏春秋曰始得使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植不失其類有如蕉葦菱者交禮鄉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者故易陰陽代興者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愼其閉塞使如

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桃卽本漢制所以桃卯補卯金魏除之也）曰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治皆絶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

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皂領緣中衣迎氣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鹿鬣（月令曰天子乃厲劒執弓挾矢以獵月令）

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教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

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 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

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月令孟冬講武習射御角力盡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閾踰跋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開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設必有以誡故寄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而不田爲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搤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鼙卒長執銧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五教芟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還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以下陳維陽亭前街上乘輿到在車爲下唯此時施行魏書曰建宗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

帛以賜文官 立春遣使者齎束

漢官名秩曰賜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

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匹　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享辭時有司告事畢　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朥子青山居谷汲者朥臘而冥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朥

司告事畢　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朥子青山居谷汲者朥臘而冥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朥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餚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至

陰陽慜嘉宗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舉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慜嘉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閒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郎坐于端門左墾太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慜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

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 樂叶圖徵曰夫可以自 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聖人之作樂不

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黃鍾應賓之律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黃鍾應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蔟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庶則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財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鼓者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音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

乾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

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慶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大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

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凡日獵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獵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廻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干南方故以祖名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也

先臘一日大儺蕭周論語注曰儺却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

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域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溷廁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泉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九五毅擂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秉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殆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

不急去後者爲糧　東京賦曰捎魑魅斬蒲萬妖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泠
滴女魃於神黃帝殺蚩尤而魑魅與罔象殖壁仵而虨游光注曰
蜪魅山澤之神蒲逆反魅音媚注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
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因勞於水中使不能爲害蚩尤能爲害變
虨罔象木石之怪壁仵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
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虨罔雨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
木石山怪也蚩一足越人謂之山獦罔兩山精好學人
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
罔象食人一名沐腰甲蒼曰蒲注無頭鬼因作方相

與十二獸儺嚾呼周循前後省三過持炬

火送疫出端門　東京賦曰揚桴擊鼓驅惡凶於是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
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
振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

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

中　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
外爲三部　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
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還

百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

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苣火畢執事陛者

罷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
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
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
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尋因立桃梗於
門戶上畫鬱儡神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
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
與鬱儡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
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　偶人語桃梗梗今子東國

之桃木削子爲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鷙性食魑魅者也蓁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千烈牛肉土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爲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

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閱罷遣勸以農桑 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比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衛士瑰偉壯觀也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贊八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

起居注曰舊典布長執
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賀正月 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
執贄矣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漢魏祖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
皮公卿已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
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賀役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
祭服輕重之宜也 二千石以上殿稱萬歲 蔡邕獨斷曰三公奉
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舉
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
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

西面位公納鴈大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
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
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撥矢陛戟左右戎頭偪陛陪前
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
住中夫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
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就水作霧鄣日
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
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
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石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
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次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
以次拜微行出罷畢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
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盡屋朱梁
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廁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
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
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鸞律與天連維陽宮閣
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以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光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

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

後漢書志第六　劉昭注補

禮儀下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

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縣緹綪金縷王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珠纓以緹綪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扎長一尺二寸半爲押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押藏之崩皆以斂 飯唅珠玉如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唅以玉諸侯飯以珠唅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唅以貝 冰如禮

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 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

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

符第合會爲大信見杜詩傳 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

連璧偃月牙檣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

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

橫之渠眉跡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駔外有捷廬也謂珪璋璧琮琥璜橫皆為開渠為眉琢璧琮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琢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琢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

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腕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東園匠武士

下釘柱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曰衽小瞽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額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後珠斬蛇寶劒授太尉告令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哭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

釋服 先葬二日皆旦哺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兵祥以紅爲領緣纖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

王遣大夫一人奉璽書弔賜（漢舊儀略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可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八歷東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音店）車皆去輔轄跳布惡輪走卒皆布襜幘大僕四輪朝爲賓車大練爲屋幔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坊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

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駕之內方外陳車石外方立先閉劒戶戶設夜龍莫邪劒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於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綈綺金寶米穀及理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 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鄭玄曰方良罔兩也天子之葬柏黃腸爲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制長三丈十行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節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莫夜漏二十刻大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

鴻臚設九賓隨立君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議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議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議策藏金匱皇帝次

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筥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大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參繆絣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

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裳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

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 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 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 筲八盛容二升 鄭玄注既夕曰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 柶一梁一稍一麻一菆一小豆一甕二容三升醴一觶一棜一爵一觚一觚一觚

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㪷案九㪷大杯十六容三升㪷小杯二十容二升㪷飯槃十㪷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繅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户西向手下贈授鴻洞中二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曰二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中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柰何冒危險不以義副哀上即遽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轡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

徒跪曰請就握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
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
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
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
方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 漢舊
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
方後圓圍一尺置壙中望外內張緜絮以郭外以皓木
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壙中主居其中
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壙中已葬收主爲木
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版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
爲五時衣冠寢几杖竹籠爲甬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

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左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
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椁棺素木
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曰游冠衣于諸宮諸羣
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
釋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釋小紅
服纖釋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
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皁每變服從哭
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
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坦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故冨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記曰高十一丈在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二十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記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

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記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内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不治也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若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蘿爲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按董卓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

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藏也以生人心爲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莫如無利葬埋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蓋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爲利甚厚固難禁也國彌太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爲丘隴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瞑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

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情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爲慮然後爲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金寶甚厚下可掘也

必爲世笑矣而爲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波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三王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爲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後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衆而謀名丘大墓上曾不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濛林通樹之舜葬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實以爲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爲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冢掘齊未亡而華公掘國存而力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璵璠斂孔子壁級而止之爲無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帝鼓吹三通鳴鍾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游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合葬

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

常道出中常侍授杖升車與歸宮已下及
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
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
篋笥藏宮殿後閤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入公主薨皆令贈印
璽玉押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
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
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掾椁梓進皆賜器官中二十
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掾椁梓進皆賜器官中二十
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掾椁梓

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禄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葬而後爲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可謂盡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聞不忘此君之所以尊其臣也尊其爵禄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葬而後爲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可謂盡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聞不忘此君之所以尊其臣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爲發哀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纏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綃布蓋牆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至于勑士皆以簟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傳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醳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大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劉昭注補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獺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脩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延隆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頫立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藨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勻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則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群臣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陽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遠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徑

大蔟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有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濟汗皐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郊壇甘泉河東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瑞用碧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爲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爲周道大夫

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
高一尺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
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爲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
九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各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
限之其五零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
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
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爲周道前望之外徑
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丈五尺高一尺
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
三十五步壇廣丈高一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
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
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九
地宗后上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

歲之孟春正月上辛上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
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
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
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
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
羣陰天地用牲一犢燎牽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
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
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
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
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
王郎銅馬赤眉青犢破平定天下海內蒙

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正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二壝合四百六十四壝五帝陛郭帝七十二壝合三百六十八壝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

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脊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脊中營神五星也又中宮宿五宦神又五嶽之屬也脊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吕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寶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夫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辰人二而取一政里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舜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户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祓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縣考績不成九載

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隴蜀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 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

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 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角繭栗而此云五歲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本志用犢是也

日月星斗共用牛一頭四

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

青陽朱明西皓玄冥乃雲翹育命舞中營

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

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蕈率

俎實於壇南巳地 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蘸粟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

五帝坐禮祭宗廟亭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立封禪而祭之異近神靈也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外中和之氣於天祭十亦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盡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外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喜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忩**

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嘗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録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封禪之文其有形兆埏墠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蓍頌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相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沈渭霸涇雒佗名水如此者

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光驅投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

貢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 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遙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涸凍正月解凍太守素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

三十二年正月上親禪泰山還至奉高作赤劉之九會命氏出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 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九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為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 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

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
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
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
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
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遂東巡海
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禪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語

在漢書郊祀志東觀雒圖記表章亦漢九世尤著明者
前後凡二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巡察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爲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

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

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冊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二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農書歲宗柴范鎔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東巡狩至于岱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

上疏爭之以爲登封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竊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

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維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二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維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大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

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窈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先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齊酒脯處處有泉水甘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欝欝蒼蒼若在雲中俛視綿谷緑緑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突遶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胷捫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昏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得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揚名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

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又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此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處皆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會稽周南有玉盤中有王龜山南亦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此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

于仙宗柴風俗通曰伐仙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耳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班于羣臣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

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仙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狩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

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維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代出青河維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黎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

庠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音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范甯曰吉凶賓軍嘉也五玉范甯曰王瑞玉也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繅以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范甯曰玄繅黃三孤所執二牲范甯曰羔鴈也卿執羔大夫執鴈之以爲贄者也一死雉也士所執贄范甯曰摠謂上所執

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懋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

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社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文其十卷皆不昭晳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

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
市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
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農厚時
天清和無雲瑞命備岱嶽之瑞以日爲應也二十
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臣
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三
丈所燔燎燔燎煙正北也諸
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
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諸侯王二百爲貴臣
諸公王矦卿大夫百官皆步上以用羣羣者于
寶周禮注曰
對擧曰羣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
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

謁者以一特牲於常山帝祠泰山處告祠泰山
如親耕豳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
御羣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百羣乃人輓
升山至中觀休須史復上
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國家御百羣乃人輓
羣臣畢就位早晡時即位于
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
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
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
封禪儀曰騶騎二千
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

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爲繩以石三檢束方
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以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羣
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
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
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間冨邪上起近
怛小人上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見相應和者勝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百官明日乃訖其
中老者氣劣不能正卧嚴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導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
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已下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卒多暴雨如今上

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上壽賜百官酒食畢
發蓂宿奉高二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二
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
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頌威曰
除地爲墠後改墠曰禪禪之矣封禪儀曰功
効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四月己
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
元元年復博奉高勿出元年租芻稾以
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乙酉使
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尚書虞典曰歸
格于藝祖用特太

尉奉廣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袁宏曰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山川生遂則官府之功大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爲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爲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名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出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

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山益率循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貴一其用不煩天地簡易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志第七